

明
史

三八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 兼掌吏部尚書事 架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陶安

錢用壬

詹自同

朱升

崔亮

牛諒權

答祿與

朱夢炎

劉仲質

陶凱

曾魯

任昂

李原名

樂韶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於易元至

正初舉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太祖取

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太祖召與語安進曰
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
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
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
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
不克太祖曰善留叅幕府授左司員外郎以習爲太平
知府習字伯羽年八十餘矣卒於官安從克集慶進郎
中及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太祖問安四人者何如
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
太祖多其能讓黃州初下思得重臣鎮之無逾安者遂

命知黃州寬租省徭民以樂業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
州陳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
至敗去諸將欲盡戮民之從寇者安不可太祖賜詩褒
美州民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
士時徵諸儒議禮命安爲總裁官尋與李善長劉基周
禎滕毅錢用壬等刪定律令洪武元年命知制誥兼修
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
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
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
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

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洪武元年四月江西行省叅政闕帝以命安諭之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數陳王道及叅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帝不許至任政績益著其年九月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

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子晟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以貪賄誅其兄昱亦坐死發家屬四十餘人爲軍後死亡且盡所司復至晟家勾補安繼妻陳詣闕訴帝念安功除其籍初安之裁定諸禮也廣德錢用壬亦多所論建用壬字成夫元南榜進士第一授翰林編修出使張士誠留之授以官大軍下淮揚來歸累官御史臺經歷預定律令尋與陶安等博議郊廟社稷諸儀其議釋奠藉田皆援據經文及漢魏以來故事以定其制詔報可語詳禮志洪武元年分建六部官拜用壬禮部尚書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諸政皆專屬禮官又詔與儒

臣議定乘輿以下冠服諸式時儒生多習古義而用壬
考証尤詳確然其後諸典禮亦多有更定云其年十二
月請告歸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幼穎異學士虞集見之曰
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除郴州
學正遇亂家黃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太祖下
武昌召爲國子博士賜名同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
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
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遷考功郎中直起居注
會議祫禘禮同議當遂用之洪武元年與侍御史文原

吉起居注魏觀等循行天下訪求賢才還進翰林直學
士遷侍讀學士帝御下峻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
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所以勵廉恥存國體也同
時侍側遂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復剴切言之帝嘗與
侍臣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承式
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
因事納忠如此四年進吏部尚書六年兼學士承旨與
學士樂韶鳳定釋奠先師樂章又以渡江以來征討平
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
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七

年五月書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
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訪唐貞觀政要分輯聖
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凡五卷名曰皇明寶
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是年賜
敕致仕語極褒美未行帝復命與濂議大祀分獻禮久
之起承旨卒同以文章結主知應制占對靡勿敏瞻帝
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無取浮薄同所
爲多稱旨而操行尤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子徽字資
善洪武十五年舉秀才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有
才智剛決不可犯勤於治事爲帝所獎任然性險刻李

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同從孫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宮殿城門題額往往皆希原筆也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講授有法斬黃盜起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吳元年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誡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踰年請

老歸卒年七十二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官禮部侍郎坐事死

崔亮字宗明藁城人元浙江行省掾明師至舊館亮降授中書省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歸洪武元年冬禮部尚書錢用壬請告去起亮代之初亮居禮曹時卽位大祀諸禮皆其所條畫丞相善長上之朝由是知名及爲尚書一切禮制用壬先所議行者亮皆援引故實以定其議考證詳確逾於用壬二年議上仁祖陵曰英陵復請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漢唐未有行

者駁之亮曰漢光武加先陵曰昌宋太祖亦加高祖陵
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
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旣尊其陵自應祭告禮固緣人
情而起者也廷議是亮頃之亮言禮運曰禮行於郊則
百神受職今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澤之西
又言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禮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
與古意合而槃盂之屬與古尙異宜皆易以瓷惟籩用
竹又請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受誓戒戒辭如唐
禮又依周禮定五祀及四時薦新裸禮圭瓚鬱鬯之制
并言旗纛月朔望致祭煩而瀆宜止行於當祭之月皆

允行帝嘗謂亮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今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邇心殊未安亮乃
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帝大喜帝慮郊社諸
祭壇而不屋或驟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
於太尉廳望祭及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建屋避風雨
故事奏之遂詔建殿於壇南遇雨則望祭而靈星諸祠
亦皆因亮言建壇屋焉時仁祖已配南北郊而郊祀禮
成後復詣太廟恭謝亮言宜罷惟先祭三日詣太廟以
配享告詔可帝以日中有黑子疑祭天不順所致欲增
郊壇從祀之神亮執奏漢唐煩瀆不宜取法乃止帝一

日問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參則班列東西何也亮對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陞北向答陽之義也祭社升自子陞南向答陰之義也若羣臣朝參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陞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馳道其義不同亮倉卒占對必傳經義多此類自郊廟祭祀外朝賀山呼百司箋奏上下冠服殿上坐墩諸儀及大射軍禮皆亮所酌定惟言大祀帝親省牲中祀小祀之牲當遣官代帝命親祭者皆親省又請依唐制令郡國奏祥瑞帝以災異所係尤重命有司驛聞與亮議異焉三年九月卒於官其後牛諒答祿與權張籌朱夢炎劉

仲質之屬亦各有所論建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洪武元年舉秀才爲典簿與張以寧使安南還稱旨三遷至禮部尙書更定釋奠及大祀分獻禮與詹同等議省牲冠服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太祖下其議禮官併命考歷代帝王有功德者廟祀之七年正月諒奏三皇立廟京師春秋致祭漢唐以下就陵立廟帝爲更定行之亦詳禮志是年怠職降主事未幾復官後仍以不任職罷諒著述甚多爲世傳誦答祿與權字道夫蒙古人仕元爲河南北道廉訪使僉事入明寓河南永寧洪武六年用薦授秦府紀善改御史請重刊律令盱眙民進瑞麥

與權請薦宗廟帝曰以瑞麥爲朕德所致朕不敢當其
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明年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未
行復爲御史上書請祀三皇下禮官議遂并建帝王廟
且遣使者巡視歷代諸陵寢設守陵戶二人三年一祭
其制皆由此始又請行禘禮議格不行改翰林修撰坐
事降典籍尋進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致仕禘禮至嘉靖
中始定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父翼嘗勸張士誠將莫天
佑降復請於平章胡美勿僇降人城中人得完以詹同
薦授翰林應奉改禮部主事奉詔與尙書陶凱編集漢
唐以來藩王事蹟爲昭鑑錄洪武九年由員外郎進尙

書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籌記誦淹博在禮
曹久諳於歷代禮文沿革然頗善附會初陶安等定園
丘方澤宗廟社稷諸儀行數年矣洪武九年籌爲尙書
乃更議合社稷爲一壇罷勾龍棄配位奉仁祖配饗以
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遂以社稷與郊廟祀並列上祀
識者竊非之已出爲湖廣參政十年坐事罰輸作十二
年仍起禮部員外郎後復官以事免朱夢炎字仲雅進
賢人元進士爲金谿丞太祖召居賓館命與熊鼎集古
事爲質直語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書洪武十一年自
禮部侍郎進尙書帝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